

梅州豐順大布崗及揭東錫場火頭旺遺址發掘實習報告

姓名：鍾禮筠 主修/年級：人類學/一年級

實習機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實習日期：6/5/2016-11/7/2016

感謝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尚傑主任再次給予我實習的機會，安排了此次梅州以及揭東的考古發掘，讓我在接近兩個月的時間內又學會了不少實地考古的操作。從前期工作的參與到後期發掘資料的整理都有賴研究所的一眾同事耐心教導，讓我對實地田野工作有更深入的瞭解，也讓我認識了不少研究所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發掘工作期間，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鄧宏文副所長對我的繪圖工作提出建議和指導，讓我獲益良多。

本次的發掘由領隊王歡帶領，發掘目的是為了配合梅汕客運專線建設工程，對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為了搞清遺址的文化堆積與內涵、性質，搶救和保護該遺址的出土文物，科學的採集古代文化遺存的資訊資料。

在梅州發掘遺址前期布方工作採用的是實時差分定位測量（Real-time kinematic）進行布方，我首次擔當“跑桿”的角色，配合定樁，拉線的布方工作。後來在揭東發掘的工地時，除了“跑桿”外，在瞭解了使用 RTK 布方的原理後，也嘗試了成為報讀數據的一方，讓跑桿的同事能找準坐標進行定樁。

在發掘的過程中，較之上次也學會了更多田野實地操作的工作，例如土質土色包含物的變化決定的不同地層之間的區別，所以要實時留意，同時土質土色包含物的改變亦可能代表遺跡現象的出現，必要時要通過平刨面的結合確認遺跡範圍。與此同時，各地層之間所出土的遺物以及地層之堆積情況能辨別各地層的堆

積性質，所以必須結合整個遺址的發掘情況作推測，推敲，從遺物與遺跡的分佈與年代作分析，判斷堆積性質屬於現代耕作層，墊土層，次生堆積，文化堆



積，亦或是原生堆積。

（劃地層（上圖）刮剖面（左圖））



而處理遺跡時，需要對其平面進行刮面，以確認遺跡範圍，通過其土質土色包含物，以及其呈現的形狀，初步推測是否有打破

疊壓關係等，而這些關係需要待清理完遺跡後進行確認。若遺跡被被壁面所壓，可根據遺跡的重要程度考慮是否進行擴方，若考慮擴方，則需要提前繪畫該擴方壁面之剖面圖。遺跡與探方分屬兩個不同單元，資料需要分開處理。清理遺跡時，



需要實時記錄其土質土色以及包含物的改變，包括炭屑，燒土等的含量，出土之陶片的紋飾，器型，種類（泥質硬陶或夾砂陶）等，遺址內出土的標本小件亦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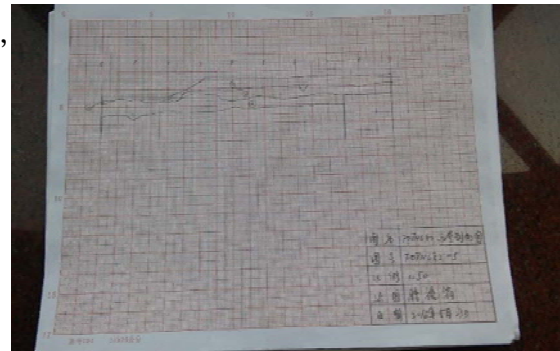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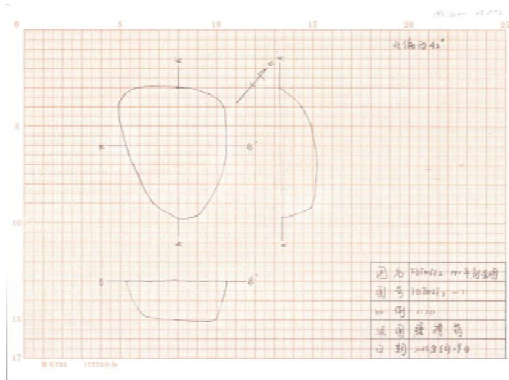
一②層下灰坑被北壁所壓，因擴方需要對北壁剖面進行繪圖。

要與探方分開處理。清理完遺跡後需要對其平剖面進行繪圖，同時遺跡在探方



對一灰坑進行平剖面之繪圖。

中的分佈亦需要表現在遺跡總平面圖以及其所屬地層的平面圖上。同事以及領隊為了讓我更熟悉繪圖工作，準確的找點，



某探方之西壁剖面圖（上圖）某一灰坑之平剖面圖（左圖）

分配了其他探方的四壁剖面圖繪圖工作

給我，看到自己所繪之圖得到認可和表揚，感覺此次的實習更有意義。

除此之外，通過此次發掘也對粵東地區潮汕文化早期的三部曲有了簡單的認識，從「虎頭埔文化」到「後山文化」再到「浮濱文化」是粵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器時代文明的發展進程。大布崗遺址的年代跨度大，從所出土的陶片配合不同文化陶片的特色，可見遺物中分別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虎頭埔文化」以及商時期「後山文化」的陶片，其中以後山文化遺物為主。「虎頭埔文化」的陶器火候高低不同，紋飾多為條紋，交錯條紋，長方格紋，曲折紋等，器物的腹部及肩部多飾有附加堆泥條。而後山文化類型陶器的紋飾較虎頭埔的類型少，主要為菱格紋，複綫菱格紋，方格紋或細方格紋，器物中以凹底罐以及折肩器為特色，而根據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所說被稱為雞形壺的陶器亦是一種具地方特色的典型陶器，在大布崗遺址中亦有發現提梁。根據目前廣東粵東的發掘情況，後山文化中以菱格紋以及方格紋兩種為主，暫未見條紋，但是在本次發掘中，卻發現了凹底條紋的陶器，懷疑後山文化亦有條紋，但數量不多。由於該遺址的資料尚未處理完畢，暫未能提供遺物照片及作更詳細的描述。

到達梅州後，因為對潮汕早期文化發展有了些許的了解，加上在發掘大布崗遺址時其出土之遺物的特色均屬後山文化，與雞窠山遺址同屬一個文化時期，於是打算比較同屬後山文化下兩地的陶片和陶器有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雞窠山以及大布崗遺址皆出土大量先秦時期的遺物，兩者相同之處為出土了大量以複線菱格紋，菱格紋，方格紋的陶片，根據所出可辨器型，兩者所出土的陶片可辨有高領折肩，凹底特征的陶器，根據粵東以往考古發現，這些都是後山文化典型的特色。但是以陶質來說，雞窠山遺址出土更多的夾砂陶，只有少量泥質軟陶以及硬陶，而大布崗遺址則以泥質硬陶為主。然而雞窠山遺址在商時代並不靠近沿海位置，屬於臺地遺址；而以夾砂陶為主的遺址多屬沙丘遺址，在臺地遺址中出土如此多夾砂陶片對於考究後山文化是否有分屬的地方類型相信有重要意義



使用地層示意牌以方便辨認地層堆積情況

與上一次參與雞嶺山遺址發掘不同的是，上一次只是簡單的瞭解田野考古的工作和對遺跡遺物的分辨和處理，而這一次就要對自

己所分配到的探方負責，包括對民工的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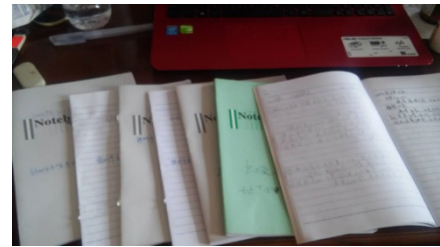
劃分地層，分辨遺跡現象，繪圖等，每日都

需寫探方發掘日記，包括每日用工，當天發掘

的堆積與遺跡情況，遺物的描述等等。當探方

發掘結束後，亦需要填寫探方發掘記錄，對發

掘工作作總結性記錄，包括探方位置，方向，



各負責探方之日記

發掘面積，用工時間和人數，參與發掘之民工，地層堆積情況，年代推測，遺跡與地層之間的關係等等，並提供標本小件登記表。而探方內的遺跡亦需要單獨填寫資料。

在大布崗遺址發掘結束後，我們到了該條高鐵專線上的另一發掘點，位於揭東錫場鎮，由於此時已是七月上旬，接近向學校申報的實習日期，所以只參與了前期找民工，布方，清理表土等工作，遺

憾未能參與在後續的發掘工作。但由於揭

東市區中山路古城修繕工程中發現疑似歷

史文化古跡，故此跟隨領隊王歡到現場協

助工作，包括對現場進行拍攝，測量以及

繪圖等，亦算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對遺跡位置進行繪圖

最後感謝從雞嶺山遺址開始，經歷大布崗遺址發掘，到火頭旺遺址也一直耐

心教導我的領隊王歡以及研究所考古人員鄒池根老師，感謝研究所尚杰主任一直的支持與鼓勵，同時感謝研究所各同事的照顧與包容，讓我在社會以及考古這兩個大課題上獲益良多。